

水筆仔¹

第一章

天矇光，阿興牯正䟽床，還目西西仔，打開門，發出「咿~~咿」一聲，對門看過去，就看著觀音山同佢揸手，喊佢遽遽去改綠竹筍。想著正暴出來个綠竹筍盡嫩盡甜，佢目珠隨時金起來。佢戴起笠嫲，擎起鑊頭，改著一擔彎彎像牛角个竹筍，就捱到淡水河，再搖起一條細船仔，載等竹筍到艫舢²去賣。細船仔在恬靜無浪个河面定定仔行。輕風吹過河壩脣个水草，草藪水鴨嫲箊等蟲仔，兩隻細鴨子臥頭搶食。阿興牯無食朝，肚屎枵到變背囊，就順手剝一條竹筍來喫。肚屎飢，食竹筍，肚屎還較糟，好得河壩脣个景色，略略仔安慰阿興牯孤栖个心，就隨口唱起：

少小離家看世面~~啲~~~~
笠嫲鑊頭在身邊~~哪~~~~
天光䟽床改竹筍 呢~~
身體康健賽神仙~~哪~~~~

山歌無人聽，在空中也無回聲。來到艫舢渡口，準備下船个時節，有人比手畫腳，對佢喝咄：

「走開！吾个貨船隨時會到！若个船仔毋好停到這位！走開！」

阿興牯分人逐，心肝當然毋鬆爽，毋過人單力薄，無奈何，只有將細船仔划到草藪，再煞力牯將竹筍舡上岸。來來去去幾下回，汗水合河壩水，搵到佢一身溼漉漉仔。

「阿興牯！阿興牯！」一位平埔族个老男仔人——加里³，企到岸上大聲喊。佢將阿興牯个竹筍排到籃仔頂，掌等，莫分過路人偷拿走。

「你一身潦潦，吾个圍身毯仔，分你加到背囊頂。」加里惜阿興牯，像惜自家个俵仔共樣。

「若个番薯呢？」加里摻阿興牯日日在街路頭，共下等人客來買番薯、竹筍，故所變成好朋友。

「今晡日好運，吾个番薯分林頭家買淨淨了！」加里笑嘻嘻仔个時節，現出烏疏疏个缺牙耙，看起來當老相，面皮挾一層難解个煩愁。

「林頭家講，乜愛買若个竹筍啲！」加里講忒，伸手一指，指向街路頭，街路頭企等一位斯文个同安人⁴。這位同安人安到阿佑仔，鼻公大大，嘴闊闊，頭戴瓜皮帽，身著藍色長袍，係專門掇貨來賣个生理人。佢看著阿興牯這兜人，就行過來。

「你倆儕將番薯、竹筍核到霞海城隍廟⁵前，價數你講幾多，就算幾多。」

阿興牯摺加里歡歡喜喜核起竹筍摺番薯，行向城隍廟，經過艋舺碼頭个時節，聽著一群人噉了呱啦吵到當大聲：

「走開！這毋係你同安人停船个位仔！」

「仰般停毋得？豈有此理！」同安人逐擺分人逐來逐去，佇毋著，就摳起衫袖，大聲理論。

「龍山寺个香油錢你有出無？」三邑人頸筋擲長長問。「碼頭整路，你同安人有出錢無？」

「欸！偃同安人出霞海城隍廟个香油錢就罉了，仰還愛出龍山寺个香油錢？」

話言講忒，一群人就相打起來了。竹篙鬥菜刀，打到並令拚爐，將路項賣雜貨个架仔罉忒。阿興牯摺加里遽遽閃到壁角去。佢兜个竹筍摺番薯，分人徑到滿地泥就係。該下，拳頭師傅阿祿哥，擎起擔竿，一片擋在胸脯前，一片對阿興牯大聲喊：「遽走！遽走！」佢兩儕，煞煞飄過濫泥藪，走到霞海城隍廟來，正無看著三邑人逐過來。

霞海城隍廟坪既經有一群同安人，像著驚个蜂仔，嗡嗡嗡嗡尖在蜂窠，無結無煞，等阿佑哥轉來商量。遠遠看著阿佑哥氣急急仔走等轉來，厥个瓜皮帽毋見忒了，毛辮仔黏著汗水，變到烏金烏金。佢還言頓恬，大家就迎上去搶等投佢講：

「阿佑哥，三邑人在龍山寺打拳練功，專門愛欺負偃佢！」

「阿佑哥，偃佢个武器無罉，仰結煞！」

你一句，佢一句，氣勃勃仔，大家珍等阿佑哥行入廟肚，共下商量愛仰般對付三邑人。

該下，加里偷偷仔拉阿興牯个手袖仔問：「你兜平平係漢人，仰會打到恁粗殘？」

阿興牯啟大氣講：「有兜人為著錢財，拳頭硬過鐵。」想著自家在學老莊賣竹筍，為著賺幾點錢，顧三餐，毋知忍下幾多目汁。這款歸肚屎个心酸，愛仰般同平埔人講呢？

大家在廟肚，心肝撈撈，有人開始擎起長棍仔比手畫腳練功夫；有人霍霍滾磨刀劍，無閒泊杈到斷烏。食飽夜，忽然間，看著阿祿哥擎等火把，鬚頭絞髻，氣湧湧仔走入城隍廟門大聲喊：

「三邑人掀過濫泥藪，借安溪人个路，打過來了！」

阿佑哥聽著黏時下令：「大家擎好刀劍，珍僮來。」一群人飆出廟門，走到海山官廳去。想在官廳个保護之下，可能會較安全。無想著，雙方人馬在官廳前相堵頭，十分目赤，像燈芯遇著火，打到還較合線。

一群發謔个狂牛牯，仰還顧欸著麼个安到王法！

雙方个刀劍敲到磬磬鏘鏘，刀劍分照路个火把，照到金光閃閃。有人將火把，隨手擲到官廳屋舍去，一陣風吹過，黏時，官廳分火把遭燒，一下仔官廳燒到金光燦爛。官廳內外兩片著火，清兵赴毋掣拿水來救官舍，只有眼盯仔，看官舍變成火爛泥了！

阿佑哥看毋像勢，煞煞指揮大家，遽遽退守霞海城隍廟。

該下三邑人像老虎添翼，殺氣噴天，一路將同安人歇个八甲莊燒到嘩嘩啾啾，又追到霞海城隍廟前來。

「砰！」有人將火把擲入廟肚，城隍廟黏時火屎燦天。

「城隍廟著火了！遽遽救城隍爺！」阿興牯大聲喊。佢無顧自家个生死，帶頭拚入廟肚，掬起城隍寶像就走！⁶

佢兜揸等幾下尊神像，跔等林佑哥躍入淡水河，園到紅樹林。等追兵走遠後，林佑哥目汁含等，問大家：

「偲分人逐出艋舺，今愛歇到哪位正好？」

該下河壩漂來一支水筆仔，水筆仔堵著泥肉，黏時插到澄澄。

「臺北恁闊，客家人像水筆仔共樣，」阿興牯隨口應。「哪位都歇得！」

加里接嘴講：「去大禾埕⁷！大禾埕个平埔族歡迎你兜！」

林佑哥將神像卡到紅樹林撈腹个樹頭後，合手拜神講：「偲俚去大禾埕打拚，請城隍爺保佑！」

講忒，一束日光箭過來，水筆仔變到光華華。佢兜人个面，也分日頭晟到紅冬冬仔。林哥掉忒目汁，揸起城隍寶像，帶大家一步一步行向大禾埕，開始新生活。

無想著，無幾久，淡水河上游沖下來个沙石仔，越積越多，原本外國大船會駛到艋舺，這下嘎駛毋落到艋舺港，改停到大禾埕來。大禾埕个生理人緊來緊多，細街路變大街路，大街路行來行去个阿琢仔，將載來个布料、鴉片賣忒後，手項搭等一大抓个錢，愛尋樟腦同茶米來買，尤其係茶米，加減愛買轉去。阿琢仔將茶包搬上大船，載轉西方賣出後，就兩頭賺了！

林佑哥坐在店仔肚，嘴渴，斟一杯茶時，看著杯仔肚个茶米，像跳舞共樣振振轉。該下，振振轉个茶米，轉出林佑哥來大禾埕打拚个心願，佢打算：「人愛像水筆仔共樣，順應環境，開創新局。偲愛賣茶米將阿琢仔个錢，賺轉來。」林佑哥將茶米含到嘴肚，慢慢仔噉，噉綿⁸个茶米，在厥心肝肚回甘回甘。

第二章

阿興牯，生來異砸礮，聰明秀氣，手腳伶俐。一日到暗，無閒泊杈，在阿佑哥个商行做雜差。佢曉得顧頭顧尾，故所，得著阿佑哥个信賴。日仔過到盡遽，一瞞目，幾年

就過去了。毋過佢本本還係單身哥仔，無家無寶，就像山歌唱个共樣：「單身哥仔自家埔，洗淨米來火又烏。半月十日無轉屋，灶頭生草鑊生鹵。」單身哥仔个心情，孤栖又淒涼。

昨暗晡，阿興牯歸夜仔睡毋落覺。在眠床翻起翻轉，想起爺娘過身前，千交代，萬交代，愛佢煞猛讀書，恁樣正有出頭天。無想著，佢嘎跣人坐船仔，渡過烏水溝，來到滬尾絡食。雖然無變成羅漢仔，毋過到今還言討舖娘。佢盡想同天頂个爺哀講話，請爺哀暗中保佑佢，早日成家立業。

佢聽人講城隍廟盡靈，有求必應。第二日，阿興牯就踏入廟門，廟肚恬肅肅仔，無看著半儕人。佢點三支香，輕手輕腳跪在神案前，誠心對神明講：「請神明同吾爺哀講，講佢在臺灣平安，食著毋使愁。」該下阿興牯，看著菸一絲絲飄往上，膠天頂个線路接通。拜神明，嘎變成向天頂爺娘講話个橋樑。

跪拜神明後，心情較安定了。愛玩起來該下，忽然間一個武頓車槌个大哥，企在厥身邊，開聲講：「後生仔！有孝个人有福氣。」

阿興牯略略仔著驚一下，煞煞悴忒目汁，礮礮舂舂⁹足兼¹⁰門檻，嘎徑著腳，強強會仆下去，會磕著戶檻个時節，該大哥遽手遽腳，像曠爐樣仔，隨時抓著阿興牯个手臂講：

「細義兜仔！¹¹」

阿興牯感覺大哥个手力無風無影，嘎係真力暗藏，像鷄婆抓雞子共樣恁煞手。

兩儕慢慢仔行到廟埕个大樹下。樹下有幾個男仔人在該譚哆¹²，其中一儕人熱情向該大哥攞手打招呼：

「阿祿哥！來掇膏藥嘎？」

阿興牯黏時想起，當初在艋舺分三邑人逐到大禾埕个時節，好得有「阿祿哥」相救，今晡日恁好彩，堵著本尊。

「若个口音同吾个口音共樣，若故鄉在哪位？」阿祿哥緊尋鄉音个心情，傳來幾分遊子思家个心酸。

「在廣西南寧。」阿興牯應講。

「吾故鄉在廣西紫荊山，當近。」

「紫荊山？你係太平天國个軍民？」阿興牯撇轉頭來，詳細看這大哥，看佢手腳硬咭咭仔¹³，有幾分武藝个架底。

阿祿哥用力拗手指，無應話。

「你會武術？」阿興牯試試仔問。

「係拳頭師傅。」阿祿哥講。「今晡日來大禾埕掇¹⁴膏藥來賣。」

阿興牯黏時胚想，拳頭師傅一定摻太平天國有關係，就進一步問：「聽講滿清將太平軍滅淨淨，寸草不留，你仰般做得來到臺灣呢？」

拳頭師傅啟一下大氣講：「太平天國个軍民，從嬰兒仔到七、八十歲个老人家，當多分清兵捉去剖肚割肉。故所，李將軍偷偷仔帶佢兜來到臺灣，園到桃、竹、苗山肚，開山打林。¹⁵」

「啊！難怪人人講山肚个客家莊，有當多拳頭師傅。」

佢兩儕就嘍哩呱啦用客家話講臺灣个弓蕉已好食，平埔族个細妹仔已靚。該下，阿興牯想起古人識道嘆：後生時節離家出外，到老時正轉家鄉，發現鄉音無改變，自家个頭那毛嘎變白了。無想著，這下客家人在他鄉，頭那毛還言變白，嘎做得在他鄉聽著鄉音，實在幸福。有一日，他鄉變故鄉，也係極自然个事。

該下，從榕樹葉間，揀下日頭花，將兩儕个面，晟到光華華仔，心肝也活活開。兩儕行出廟埕，遠遠看著淡水海口，有一大片榮榮个紅樹林，樹根抓等泥，毋驚狂風大浪。佢兩儕想，只要客家人心連心，就會像生到榮榮个水筆仔，處處為家，世世代代傳揚下去。

第三章

自從滿清打輸英法聯軍後，政府分外國人強逼簽下天津條約，條約仔列出臺灣个滬尾¹⁶港係通商口岸。滬尾港變到國際港口後，大禾埕在滬尾港脣項，阿佑哥个商行，貿易生理就越做越大，厥个大細商船，來往滬尾、廈門之間，就像行灶下共樣恁熟絡。

阿興牯在阿佑哥个商行¹⁷做承勞，因為無讀過書，看毋識船期表，也毋知船仔從哪位來。船肚有麼个貨？有幾多貨？通體愛問人正知，實在已費氣。想起爺哀常常唸佢：「後生毋讀書，有眼無珠。」阿興牯自家想，若係毋識字，毋會算，連阿佑哥个商行也會跔毋久。佢當想讀書，聽講滬尾有一個教會，會教人讀書，就走去打探。

「請問在這位讀書，學費愛幾多錢？」

「毋使繳學費。」

「斷真！拜託你紹介佢去教會讀書好無？」

「無問題，同牧師講就做得¹⁸。」

就恁樣阿興牯打早去教會讀書，下晝正去林佑哥个商行做承勞仔。人講：「早跔三朝當一工，早跔三年當一冬。」阿興牯因為曉得上進，漸漸仔學著簡單个英語對話、算術，還會認漢字，講學老話。佢自信只愛肯打拚，日仔會緊來緊好過，像水筆仔共樣，去到哪位，就企到穩穩。恁樣離鄉个不安，也慢慢仔分自信掌平了。

有一日臨暗仔，阿興牯摺加里，跔到淡水碼頭个石礮項，等阿佑哥个船仔入港，準備將大陸運過來个貨，搬到倉庫去。

西片彩霞一絲一絲照過來，將激來激去个海水，映成一痕一痕个金線。阿興牯目聚聚仔看，看到目珠花花。加里烏金烏金个面皮，分霞光照過去，竟然像鏡仔共樣，會反射發光呢。

「來了！來了！頭家个船仔來了！」加里指向港口，大聲喊。

「毋係！船頭像鳥仔背个船仔，係浙江船啦！毋係泉州來个船仔。」阿興牯頸筋擲長長，看來看去應佢。

「該片，船頭有畫烏目珠个船仔，係無？」

阿興牯轉過頭，看真欸，斷真船頭有畫烏目珠，係泉州船，無爭差。兩儕人玩起來，等船仔停下來，就走過去搬貨。這擺个貨，係一網一網个布料。

加里擎等布料，返頭對阿興牯講：

「這種个布料，做出來个衫，兩下半就爛忒，毋耐著。毋當吾妹仔織个布，又耐又好看。」加里講著厥妹仔，就滿面笑容，停下腳步對阿興牯講：

「吾妹仔毋單淨會織布，還當乖，當靚。」

阿興牯係單身哥仔，聽著人紹介又靚又乖个細阿妹仔，隨時面紅濟炸，笑咪咪仔，已敗勢，無應話。

「恁樣啦！豐年祭¹⁹時，正來吾屋下食酒。」加里興嘟嘟仔請阿興牯去厥屋下過節。

加里日日從坪林划艋艋船來大禾埕做事，阿興牯早就想跔佢去坪林祭。今晡日加里開口請佢去山頂遶祭，佢歸日仔暢蹠蹠仔。

第二日朝晨，滬尾發風搓，風合雨像發狂共樣，打到海港天烏地暗。頭家喊阿興牯去碼頭巡看哪，看船仔有綸好勢無。阿興牯戴起笠嫲，著等蓑衣，來到淡水岸脣，看著大風激起大浪，將綸等个船仔，盪來盪去。一陣大風將笠嫲吹忒，雨水潑到厥面頂，目珠強強打毋開。就在目珠矇矇个時節，看著一輛大船，想愛駛入港來閃避大風大雨，無想著大船磕著礁岩，船身爛一大空，就斜斜仔沉等下。阿興牯用手掙面，將目珠个雨水掙燥，看真欸，啊！該大船上，有一排人緊攞手，大聲喊：「Help！Help！」

阿興牯遽遽解開一條舢舨，划船去救人。阿興牯煞煞划到大船脣，堵好一個後生个阿琢仔，揸等大包袱，從大船跳下來，再躍入阿興牯个舢舨。阿興牯遽遽划開舢舨，打算先將這個阿琢仔救上岸，再過來救其他个人。無想著滬尾一大群个本地人，也毋顧大風大雨，划等細船仔，爬上大船，像蟻公拈蜂糖共樣，相賽爬上船，開始翻貶尋東西。

「布料當多，無看著鴉片！」有人大聲喊。

「鴉片在哪？鴉片呢？」一個帶頭個人，抓起白頭老阿琢仔个衫領，大聲問鴉片在哪位？

該老阿琢仔，毋知係聽毋識，也係毋肯講鴉片在哪位，緊拂頭。隨時分人撻落海肚去。²⁰

雨水緊落緊大，阿興牯救起一個後生阿琢仔後，兩儕人企到岸脣，目金金仔看大船漸漸沉下去。船頂個人毋係分人打死，就係擲到海水浸死。阿琢仔看著恁多同事死忒，面壠青，歸身仔激激顫。

阿興牯帶阿琢仔去見頭家阿佑哥，無想著阿佑哥一看著阿琢仔就大聲喊：「啊！克利斯，你仰會來滬尾？」

阿佑哥看佢衫褲溼，寒到嘴脣皮白琢琢仔，遽遽尋一領舊衫分佢換。

「在廈門，請你來臺灣同佢搵手做生理，你毋肯，仰會……？」

阿佑哥言講忒，克利斯就氣傍氣鼓講：「若政府仰恁奇怪，任由一群強盜上船搶劫合刷人？」

當時滿清政府壓毋下臺灣亂民个怪現象，阿佑哥毋想同外人解釋，佢恬恬仔無應嘴。

「吾英國既經摺滿清簽好天津條約²¹，這下滬尾人搶劫吾商船，吾政府會派軍艦來理論啲！」克利斯還當譴，比手畫腳，愛尋人出水个樣仔。

「莫恁譴，若係滿清政府認真起來，你兜還做得走私賣鴉片無？」阿佑哥略略仔戇洗²²克利斯。

講著鴉片，克利斯隨時打開包袱，拿出一大坭鴉片送分阿興牯。

「你係吾个救命恩人，這一大坭送你。」

「佢無食鴉片，毋使客氣！」阿興牯雙手撻鴉片還克利斯。

「大躉牯，鴉片拿去賣，換錢，就做得起一間磚仔屋，恁樣你就做得討舖娘了！」阿佑哥知阿興牯現下戴个屋仔，係自家搭个茅寮仔。日合夜想長錢，起一間新屋來討舖娘。

克利斯緊塞鴉片分阿興牯，另外拿出一大埕鴉片分阿佑哥講：

「這埕鴉片愛同你換茶米，歐洲人好啱茶傍雞卵糕。」

「可惜臺灣無幾多茶園，無恁多茶米好賣分你。」阿佑哥感覺一時之間愛尋恁多茶米，真為難。

克利斯係精叻叻仔个生理人，佢恸一下，就眼睛睛仔講：

「下二擺，佢會用鴉片賺來个錢，從福州帶茶苗來種。請你同佢先尋好種茶个山排，到時，臺灣就會有當多茶米了！」

桌頂放等兩大埕烏疏疏个鴉片，這烏疏疏个東西，做得換來幾多錢財？帶來幾多幸福？雖然頭家个生理越做越大，阿興牯个眼界也增廣不少，毋過，一般百姓迷迷痴痴話著鴉片係補品，點火吞鴉片个後果，無人看清楚好也係壞。該下，阿興牯感受著福禍相依个愁慮。

第四章

清涼个秋風吹過紅樹林，將原本翕燒个大禾埕，一下仔變到涼沁沁仔。加里打早就划艋舨船²³來到大禾埕，佢興都都仔對大家講：

「請大家來吾屋下參加豐收祭！」

「豐收祭，哪久？」阿興牯問。

「加兩日，八月十六。」

八月十六該日半晝邊仔，由加里帶路，阿興牯、克利斯共下划艋舺船，跔等加里行過淡水河，來到彎彎幹幹个新店溪，再慢慢仔划向坪林。阿興牯看著尖尾鳥在河壩脣飛上飛下絡食。這風景毋係盡特殊，嘎因為尖尾鳥遠從北方來到臺灣停腳，這種鳥仔摻人共樣會「出外絡食」，分佢感想已多。

「該尖尾鳥摻你共樣，係外國來个旅行家！」阿興牯對克利斯講。

克利斯還已後生，毋過鬚矛矛仔，從鼻公、耳公以下，分鬚鬚遮忒，看毋著下齡，淨看著目珠掙掙轉，看來像老鳥精。佢聽了阿興牯講个話，想著載佢來个商船忒忒了，同事又分亂民擲到海肚浸死个情景，故大氣講：

「毋係旅行家，係冒險家。」

阿興牯聽了輕輕仔點頭想：實際上，人會冒險離家，摻尖尾鳥遠從北方飛來臺灣絡食个意思共樣，為著生存。

兩儕在藍天綠水中慢慢向前划。番鴨仔在水肚洄，鷄婆在天頂飛，白雲在山腰停。克利斯對眼前个景致，有深深感受：

「風景靚係靚，毋過摻吾故鄉个景致無共樣。」

「哪位無共樣？」

「吾故鄉个山壁係硬石岩，故所河壩脣，係澄澄个石壁，當難跋上去。臺灣山排个地質，係石灰岩，土質較鬆，故所山頂沖下當多石粒、泥沙。」

阿興牯點頭講：「逐擺落大水，河水將山頂个砂石沖下來，難怪河壩緊來緊淺。」

「毋使嫌！臺灣山排雖然含砂泥，毋過，盡適合種茶。臺灣係好所在。」克利斯指等兩片山排，像發現著新奇个事物共樣，笑咪咪仔。

「這位个溫度在攝氏 18 到 25 度左右，有濛沙煙，溼度罇，氣壓低，茶芽生來較柔嫩，也較香，泥質也已鬆軟。啊！這位係種茶个好所在。」克利斯像尋著寶貝共樣，目眉毛踮高高，東看西看。

山排一重重，綠樹一團團，通體分雲霧滾一層白紗。日頭絲從天頂瀉下來，幻成金、白、青、綠多彩个光影。克利斯目西西仔看到嘴擘擘，忽然間大聲喊：

「啊！雲霧加上燒暖个溫度，盡適合種茶。」

阿興牯臥頭看山景，發現斷真山景多嬌，也分享著在地人幸福个感覺。該下山排傳來歌聲，阿興牯認真聽，竟然係客家个《老山歌》：「高山頂棟，一坵田哪！無陂無圳水漣漣哪！也有白鶴來食水啲！也有烏鴉來巡田哪！」²⁴阿興牯聽著山歌，該釀釀个客家風情，在離家出外个客家人心肚，留下講毋出个思念。

加里个屋下會到了，細船仔停下來，三儕人開始行山路。路脣有一頭杌仔言熟个杌仔樹，田肚有人戴等笠嫲，頭插插仔改番薯。咦！該男人著藍衫，褲頭用布帶仔繫等，又闊又大个褲腳泥棍棍仔！

「阿伯，你唱个山歌，已好聽。」阿興牯向佢打招呼。山歌阿伯臥起頭來，右手扳等鑊頭，左手撐等腰仔，笑弛弛仔對加里講：「人客來了！」

「暗晡夜。」加里講。「記得來啖酒啲！」

行無幾多步，看著一間農家，無籬笆，有禾埕，禾埕肚婦人家拿等一杓穀糠攪番薯，咕咕滾嘍雞仔。兩個較大个細人仔，搞竹水銃仔，洩來洩去。一個嬰兒坐在竹椅項，該竹椅同阿興牯還細時節，厥爸做分佢坐个共樣，面前个橫竹桎還有竹圈仔分人搞。阿興牯站下去，用手掙開竹圈仔个時節，一陣咯囉咯囉个聲音，將佢帶轉無愁無慮个童年，想起有爺娘痛惜个童年，佢對自家講：「偃愛一個像恁樣个家庭。」

路脣个五節芒隨風搖擺，一墩一墩个燈心草，企直直，擎起千萬隻手來歡迎人客。一隻烏長尾雉雞，在草藪恬恬仔尋蟲仔食。厥圓滾滾个身體，披等青藍色个毛，在日頭下閃呀閃仔，實在靚；尤其青、白色長長个尾當打眼，加勢儀態端莊，實在罕見，難怪日本天皇安佢係「迷霧中王者」。加里想捉這鳥中之王，躍過去，仆下來，無捉著，大家眼盯仔看鳥仔飛上天了。

「啊！擲著尾了！擲著尾了！」加里个腳膝頭雖然著傷，流一息仔血，還大聲喊。佢拿等該支長毛，撲來撲去，暢到跳上跳下。

「擲著一支毛定定，就暢到恁樣形！」阿興牯笑加里。

「你毋知！吾平埔族个男仔人，用長長个鳥毛插到頭那頂，表示有身分！」加里拿等鳥毛，比到頭那頂，沙鼻擱天講。

「這恁靚个鳥毛，愛送分吾俻仔，吾俻仔會當風神！」

佢兜行到一間大草寮前，有一群人無閒泊杈準備大豬、雞酒，暗晡夜愛拜神个祭品。細阿妹仔用青布包細腳髀，手戴手鈿，頭插紅花，笑咪咪仔，款待人客。細俻仔打赤膊，下身用兩幅布仔圍等，頭那毛從額頭梳開分兩片，用烏索仔編起來，再捲成兩團髻鬚。

「武朗！這恁靚个鳥毛分你插到頭那頂！」加里大聲喊厥俻仔過來，將鳥毛分佢。武朗个頭那毛，無編兩團髻鬚，顛倒同客家人个打扮共樣，編毛辮仔盤起來，又將毛辮仔个尾，垂下兩三寸，腰仔還插一隻細刀仔。

「將鳥毛插到頭那頂？會笑死人！」武朗講忒，兩手將鳥毛打摺。

加里遽遽將鳥毛搶轉來，既經來毋掣了！長尾毛分武朗揉到一團，毋成形了！加里歸面無奈何个樣仔，緊講：「打爽！打爽！」。

阿興牯坐在人客席項，看著平埔族人用雞酒、米買²⁵、檳榔、酒、拜「太祖」。大家手牽手，圍一隻大圓圈仔，唱等平埔古曲。

一個男仔人，頭那插兩支長鳥毛，頸根掛兩圈珠仔，打赤腳，用鼻公大力歎蕭仔，大家也跔等共下唱一段《祝好年冬》个歌仔，咿咿嗚嗚唱：「請祖公，請祖婆，請您來食酒。請來共下食飯菜，保庇年年好獵稼，自東自西好收成。」

續等看著兩位阿伯，擊等客家椰殼弦，坐到凳仔項挨弦仔，拉起客家小調。一個細阿妹仔軟聲軟斗唱起來：「手採歸來又腳採，馨香氣味真悠悠，旁人渴到吞口涎，解得旁人渴想無？」

「咦？該毋係《採茶歌》嘎？」阿興牯目珠黏時金起來。《採茶歌》應該有人對唱正著啊！佢東看西看，無人會唱，阿興牯就企起來隨口唱：「河壩脣个野薑花，又靚又香人人沙。笑容甜美得人惜，摘著一蕊轉屋下。」大家聽了拍手，該細阿妹仔嘎面紅濟

炸。

「來！俵來紹介！」加里拉等該細妹仔來到阿興牯面前。

「吾妹仔『丁蜜』。」

丁蜜个頭那毛用青布盤等，細腳髀也用青布一層層束起來。目珠圓滴滴仔，笑起來嘴角會流出像蜜糖个甜意，阿興牯看了，手軟腳軟，險險醉忒。

「你仰恁會唱客家山歌？」阿興牯自從離開故鄉後，就罕得聽著山歌。間擺聽著山歌，就感覺特別親切。

「阿祥伯教个啦！佢一片種番薯，一片唱山歌，聽久了，就會唱了。」丁蜜指向拉弦个阿伯。

阿祥伯清一下喉嚨講：「有一句俗話講：『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故所，在山頂，滿哪仔就係朋友。」阿祥伯講這話个形投，有一種複雜个口氣，有兜仔悲涼，有兜仔堅強个表情，分人一聽就感受著客家人特有个蒼涼氣質。

該下，加里淋幾口米酒落肚，變到特別熱情，就一手牽「丁蜜」，一手牽阿興牯講：

「阿祥哥！阿興牯老實又煞猛；吾丁蜜又靚又乖莊。佢兩儕實在登對。」

阿祥哥摻加里係多年个鄰舍合好朋友，丁蜜又係佢從細看到大。佢隨時拉阿興牯坐下來講：

「阿興牯，加里个妹仔靚妮妮仔，有一千擔个細俵仔，想愛毋得著。你若係討著佢，算祖宗有修。」

「佢無山無田，無財產，佢肯嫁佢無？」阿興牯頸根擱長長問。

「加里輒輒說你，講你篤實又上進。無財產無要緊，顛倒女方會合幾分山田分你，總係你愛在這屋層起一間屋來戴。」

阿興牯想：「原來討平埔族个細妹仔，有山田做嫁妝，實在好福氣。難怪學老人講：『娶一個某，較贏三個天公祖』。」

該下阿興牯嘴勺勺仔緊看丁蜜，丁蜜个面容，像一蕊茶花，紅霞紅霞當得人惜。丁蜜分人緊看，敗勢到頭那犁下來，順手拿起一粒柚仔，剝好皮，拿一賺到阿興牯个嘴脣。阿興牯驚分人看著，見笑，遽遽雙手接過來，將柚仔塞落嘴肚，該甜甜个滋味，囿在心肝頭，無人知。有家有寶，係佢日想夜想个幸福。佢一手撻起丁蜜个手，像撻起自家个幸福共樣。兩儕行到蘭花樹下，花香透心腸，八月半个月光又特別圓，阿興牯臥頭對月華唱起來：

「月光圓圓掛高高，柔風輕輕對佢孛。兩儕樹下來牽手，有緣牽手結公婆。」

丁蜜聽著「牽手」兩隻字，面頰卯黏時嬌羞轉牡丹紅。丁蜜摘幾蕊蘭花，拿到鼻公頭，鼻著蘭花个清香，佢竟然也會低聲講出四句：「客家平埔心相連，蘭花清香在身邊，願意一生來牽手，世世代代傳好緣。」

長時間單身个阿興牯，聽著丁蜜從心肝肚講出个四句，確定自家會變到有家有寶个男仔人。這種身分个變換，黏時試著肩頭核起擔頭，擔頭重鈹鈹仔又甜蜜蜜仔。

第二日，阿興牯就去買瑪瑙一雙、手鉅一對，還特別選兩雙繡花鞋送分丁蜜，恁樣丁蜜就毋使打赤腳了。

「丁蜜，這有紅寶石个骰鍊，係吾姆留分佢个。來！佢同你戴起來。」這骰鍊就將兩儕个姻緣，縳到纏纏。半個月後，在禾埕刷豬羊，辦喜桌，請親友。該下男男女女打扮萋頭萋頭來食酒。大家手牽手，圍幾下圈，老老嫩嫩牽聲高唱。掛到腳目珠个圓珠仔，隨等舞步叮叮噹噹響，歸身仔搖搖蕩蕩。人人酒醉飯飽，十分暢快。

第五章

阿興牯新婚時，在坪林度過幾日清閒快樂个日仔。食飽夜大家擎凳仔坐在坪下打嘴鼓。該下，講來講去个話題就係講在滬尾、廈門之間做生理个烏水溝，烏水溝有來來往往个商船，商船天頂有海鳥仔飛上飛下絡食，海面上也有海賊瞞等商船刷人搶劫。

逐條經過烏水溝做貿易个船仔，若係遇著大海賊李罔，毋係財貨分佢搶走，就係血染海水，身屍在海肚浮浮胖胖。逐個船頭家，對這海賊恨到嚙牙狴齒²⁶。偏偏滿清官廳無鳥²⁷，對來無蹤、去無影个海賊軟怠怠仔無法度管酌。

武朗聽多了海賊搶劫个事故，開始發表自己个看法：

「有一日，阿佑哥會帶兵去捉海賊。」講忒，目珠睇一下丁蜜。武朗對自家个預言當有信心。續等佢又預告：「佢摎阿興牯一定會加入捉海賊个隊伍。」丁蜜聽了目眉毛皺起來，心肝疑狐不安。

斷真，一個月過忒，阿佑哥為著保護商船，就自家出錢團練，又同官廳合作共下來捉拿海賊李罔。

阿興牯同妻舅仔武郎，共下加入阿佑哥个海上武裝團練。日日早晨頭在海脣操練武術。武郎對「接拳納肘」个基本擒拿術，做到盡伶俐，兩三下仔，就將對方壓到地泥項，停動毋得。

臨暗仔，一群青年打赤膊跳下海水肚操練水中格鬥。這群人本來在水中就像海豚共樣，躍上躍下恁活潑。這下經過訓練，變到像大烏賊，若係遇著海中大鯨魚，這群大烏賊，就會擒上去，將大鯨魚咬到血流血濯半生死。

這群練到銅皮鐵骨个水兵，著起烏制服，繫起白腰圍，登上漁船改裝个戰船，阿佑哥一聲：「出發！」就向烏水溝前進。

阿興牯看著船頭一管大砲，像指揮官共樣指南片，也指向無法度把扼个危險，在茫茫大海中尋海賊个蹤影。白浪湧起，湧起佢為民除害个鬥志，也暗中祈求神明保佑，能得立功平安歸來。

武郎一路里來都打赤腳，在海脣操練个時節，腳底分螺厝殼刺著，爛一空出血，無插佢。等到出海第三日，腳盤開始紅腫起來，還一跛一跛仔在船肚爬上跌落做事。等阿興牯看佢用兩隻手撐等艙門，用一隻腳跳等出船艙个時節，正跔下去認真看武郎个腳。

「哎喔！腳髒烏黝烏黝²⁸，無分先生看做毋得！」

阿佑哥看武郎个烏黥腳髀爛忒，皮膚礫礫矻矻²⁹像爛李仔黏等共樣。歸隻腳髀，像焗過臭火燴个紅糟肉，該就係傷口引起海洋弧菌感染後，惡化个症頭。

「阿興牯！煞煞帶武郎轉大禾埕，分馬偕醫生看。」

武郎个目珠像半開毋開个蜆仔殼，眼聚聚仔坐到甲板項無主無意。阿興牯扶佢跳起來。

「黏時撥一條細船仔，分阿興牯帶武郎轉大禾埕。」阿佑哥目結結仔轉身吩咐員工。

兩個大男仔人原本興嘍嘍仔上戰場愛捉海賊，想搶著功勞，光榮回家。無想著盲見著海賊个影，嘎變傷兵來撤退。佢兩儕企到甲板等細船仔時，連海鷗也飛來在頭頂「呢！呢！」滾叫，恥笑佢兜運勢毋好，恁衰釐。愛下搖搖蕩蕩个細船時，阿佑哥擲一支信號彈分阿興牯講：

「遇著賊船時，先打信號，再跳船！」

阿興牯摺武郎坐上細船，攞手向大船告別時，感覺當孤單，聽著阿佑哥个交代，想萬一遇著賊船，分李罔捉去做人質，該愛仰結煞？想著這，隨時起一身雞嫵皮。該下起南風，船仔遽遽向北駛轉臺灣个方向。海水激來激去，阿興牯開始頭暈腦疼，加勢出征無功先撤退个懊惱，頭那嘎唧唧滾痛起來。在迷迷痴痴个時節，影著一隻大手爪，扳等左片个船舷，想愛蹶上船仔。武郎反應較遽，大聲喊：「海賊！殺！」用刀仔斬過去，該大手應聲斷忒四隻手指，血水濺到武郎个烏黥腳髀上，像李仔爛忒流血共樣。無想著右片个船舷，又出現四隻手爪，扳等船舷，愛爬上船。阿興牯想起阿佑哥个交代，黏時打起信號彈，並對武郎大聲喊：「跳船！跳船！」。

兩儕拚死命洄向阿佑哥个大船。毋過，海賊像一群餓虎追過來，將佢兩儕包圍，七、八儕擎刀仔个海賊，像剝豬菜共樣亂斬。兩下半，阿興牯同武郎分人斬到手斷腳斷，無法度停動个時節，分人揪等衫領仔，拉等走。該下烏雲遮天，濛沙煙中，看著一條大船，遽遽駛過來，船頭插等烏色三角旗，三角旗上寫「李罔」兩隻大字，隨風飄展，準備收擎戰利品。

原來海賊專門將落單个人捉走，再強逼苦主交出錢財，打賬仔絡食！

阿興牯同武郎分海賊揪上賊船个時節，阿佑哥看著信號彈，也煞煞駛砲船逐過去。阿佑哥下令砲火對準海賊船，「轟！轟！」連續幾下響，賊船黏時湧起歸片火海，火焰冲天，連海水也一閃一閃紅冬冬仔反光。

續等落大雨，船上火屎嘩嘩剝剝湧上天，天頂雨水嘩嘩啦啦淋等下。阿佑哥目金金仔看這水火上下交攻个場景，對「水火不容」个奇景看到呆忒，等清醒轉來个時節，煞煞對全體隊員大聲喊：「尋阿興牯！尋武郎！」

賊船四周圍个海面上，當多浮浮胖胖个屍首。昂面隨海水晃晃激激个屍首，目珠眨白，嘴開開，面壠青。伏等个屍首，水兵將佢眨過來認真看，看係阿興牯無？阿姆哀！歸隻面分火藥炸爛忒，無鼻公，也無目珠，愛仰般認？恁多屍首，看到人眼茫鼻花。

「單淨尋有著制服个水兵！」阿佑哥大聲指揮。背尾，只將著烏制服个水兵屍首，揪起厥个白腰圍，煞力牯拉上船，將屍首排一列，點名仔，還係尋無阿興牯摺武郎！

該下，天頂雷公砰砰滾響，雨水打到阿佑哥个面項，雨水摺目汁攤共下，變到歸面仔就係目汁，掉就掉毋忒。淨看著李罔原本焰焰著个火船，經過一刻鐘，分雨水淋到伸火屎糜仔³⁰。

忽然間，從天頂到海面，瞬一條長長个煙，阿佑哥目汁濺泔中，影著阿興牯摺武郎个形影，隨等白光，消失在空中。海浪起起落落，吼吼滾響，像天公爺公告阿興牯摺武郎，既經帶路尋著海賊，任務完成後，天公就帶佢兜轉天頂去了。

阿佑哥用手袖仔將目汁掉燥，合起雙手嘍嘍嘍嘍緊唸：「阿興牯！客家人水筆仔个精神，偃永久記在心。阿興牯、武郎！一路好行。」

這擺阿佑哥出錢辦團練，摺清兵共下滅忒海賊李罔，立了大功，朝廷賞佢六品頂戴。故所在大禾埕个霞海城隍廟辦理盛大个謝神活動，同時唸經超渡這擺出海犧牲个兄弟。謝神該日，廟肚个香火無斷，白煙輕輕仔捲起又慢慢飄上天。廟前个供品滿坪，米酒香燭、雞鴨五牲，水果米粽一桌又一桌。

阿祿伯坐在廟前个棚仔下，思念阿興牯篤實个形樣，心肝愠悴，就擎起胖胡，清一下喉嚨，開始揆弦仔唱起：

開發歷史，無人聽，
平埔客家，共打拚。
渺渺茫茫，沉海肚，
有勞無功，大禾埕。

蒼涼个牽聲隨等香火飄上天頂，脣項企等一位頭盤青布，頸根戴一條紅寶石骹鍊个
丁蜜，接等唱：

明月共樣，掛青天，
蘭花飄香，一陣煙。
美滿姻緣，仰恁短，
哪久正會，再團圓。

定情特別，送骹鍊，
甜蜜夫妻，心相連。
雨打梨花，錫目汁，
目汁仰般，和二弦。

丁蜜唱一半，忍毋核悲傷，氣哽著喉嚨頭，噉毋出聲，肩頭緊顫，轉身，低頭用手
袖仔揀目汁。加里在榕樹下也用手巴掌緊抹流毋停个目汁。佢行兼來，恬恬無講話，扶
等妹仔个肩頭，兩儕背痾痾仔離開大禾埕，帶佢轉山頂去……。

作者註

1. 水筆仔是屬紅樹林科的一種胎生植物，胎生苗成熟掉落後隨著潮水飄流靠岸
著地或幸運地直接插到軟泥上，以這樣的機制來克服生長環境的條件不足。
2. 艋舺位于臺北市西區，是臺北市發展的起點。因平埔族獨木舟聚集的地方稱
"Moungar"，泉州人就以艋舺漢字的閩南語發音 Monga 稱之。
3. 加里是凱達格蘭族馬賽人男子的名字。
4. 泉州同安人，以與廈門的交易為主，所以被稱為「廈郊」或「下郊」。
5. 1853 年發生於艋舺（今臺北市萬華區）的分類械鬥。械鬥當事一為以泉州府
三邑人為主的頂郊，另一則為以泉州府同安（今隸屬廈門）人為主的下郊或
廈郊。此械鬥，同安人落敗，並敗走大稻埕。
6. 大禾埕：原是平埔族「奇武卒社」的居住地，由於有大片晒穀用的空地，因

- 此得名。今屬臺北市大同區。
7. 噍綿：ceu mienˇ。嚼碎之意。
 8. 龔龔春春：lungˇ lungˇ zung´ zung´ 莽莽撞撞的意思。
 9. 足兼：kiam 跨過的意思。
 10. 細義兜仔：小心些。
 11. 譚哆：damˇ deˇ，閒談。
 12. 硬咭咭仔：ngang gid gid e` 很結實的樣子。
 13. 掇貨：dod` fo，批貨。
 14. 參見朱家教拳術的歷史沿革。百度百科。客家義民軍出身的武秀才李惟義奉命「招降」太平天國和捻軍，官至「新楚軍」總兵花翎加提督銜，駐守於湖南，並將原本可能被清朝屠殺的太平天國軍民安置於桃竹苗深山。
 15. 淡水舊稱為滬尾。
 16. 林佑藻於大稻埕設「林復振」、「林復興」、「林復源」等商號，銳意經營，終於商業繁昌，氣象一新。
 17. 1860年秋，英國長老會牧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來淡水傳福音。蔡石山著，黃中憲譯，《海洋臺灣·歷史上東西洋的交接》p116
 18. 農曆八月十六日，凱達格蘭人感謝祖靈庇佑農作收成，以山橄欖當作祭品。
 19. 1861-1867年，共有二十八艘外國船沈沒於臺灣領海。蔡石山著，黃忠憲譯《海洋臺灣 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p123。
 20. 1858年6月18日滿清簽訂天津條約，臺灣正式對外開放通商。蔡石山著，黃忠憲譯《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p111~116。
 21. 尅洗：kau´ se` 譏諷。
 22. 艚船就是「獨木舟」。適合於較狹長的河川航行，稱為「Manka」或「Moungar」、「Mankah」或「Banka」。
 23. 這係客家古詞「墨盤」个前四句。後四句為「四四方方一坵田，一彎清水在田邊。長腳烏鴉來絡食，一飛飛到白雲邊。」
 24. 米買（讀音為ㄇㄧˋ），為平埔族傳統食物，將芋泥或地瓜和糯米層層相疊後，以竹葉包裹而成。
 25. 嚙牙牲齒：ngad ngaˇ senˇ cii` 恨得牙癢癢的意思。
 26. 無鳥：moˇ diog 沒有責任感的意思。
 27. 烏黝：vu´ du 深紅色。
 28. 礫礫矻矻：lid lid kid kid 顆粒不平的樣子。
 29. 火屎糜仔：fo` sii` moiˇ e` 火燒剩的細塵灰燼。



作者感言

曾秋仁

記得八年前我在教師組短篇小說獎中，上臺致詞。當說到客語即將在五十年後消失時，竟然當場哽咽，話語斷斷續續，語無倫次。自覺失態之餘，回到崗位後，便點點滴滴作客語傳承的工作。而今，本土語言，雖非雪崩式地消失，卻仍屈居弱勢，充滿替代的無奈。

但此刻，已不再恐懼，因為有一群夥伴，備妥諾亞方舟，舟上儲存各式資產。大家努力寫作，儲存的是文字，是詩歌，是真與善結合而成的藝術美。方舟載著它，一定會駛向美好的地方。

我不再絕望，也不孤獨，也請大家不要灰心，我們微笑著攜手合作，使本土語言重生。內心充滿感激的我，大聲說：我愛你們，你們也愛我們。